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三

豫章

朱

健子

強父著

弟

朱

儼子

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天文篇

歷代儀象

自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其言天似蓋笠。地

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依筭術用勾股重差。推晷影以爲遠近之數。又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低。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

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卽見。故夏日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此則所謂蓋天者也。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郝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攝提鎮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三十度。遲速任情。其

無所繫可知矣。晉咸康中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極。地深垠於不測。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靜之體。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躔於天。天爲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聳作穹天論云。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四海之表。浮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受者元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

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日行黃道。繞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余以爲長短。吳姚信作昕天論云。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于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惟後漢張衡鄭康

成陸績吳王蕃晉姜岌葛洪江南皮延宗錢樂之輩
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賦精稜察災祥有足驗也其
說曰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
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天地之
體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
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各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
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

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
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
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
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
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
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自
後日去極漸近故景漸短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
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
短自後去極漸遠故景漸長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故景祐二至長短之中。日出卯入酉。晝夜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也。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以南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而王仲仁據蓋天之說。以馭渾儀云。舊說天從地

下過。今掘地一丈。輒得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員也。望之所員者。去人遠也。葛洪釋之曰。黃帝書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坤下離上爲晉。以證日出於地。離下坤上爲明夷。以證日入於地。至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云不可乎。若以日入爲轉遠之故。但當光輝不能復照及人耳。猶宜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

在也。日光大於星多矣。今見北極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時乃大非轉遠之驗也。王生以火炬喻日謬矣。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可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

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鈎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今且卽天象而觀之內而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分焉。外而四維東則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則斗牛女虛危室壁西則奎婁胃鼎畢嘴參南則井鬼柳星張翼軫列爲二十八宿。而十二辰分焉。三垣二十八宿與天並運而一定不移者其經星也。日月與金木水火土謂之七曜運行於列宿

而無定在者其緯星也。客星瑞星妖星流星則其出無常處無常時焉。垣宿布其經日月五星運其緯經緯錯落而凡星布列其中。天之文見矣。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

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蓋周天以紫微垣爲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星不移。故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是北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其旁之最近者。其實極星未嘗不動。特動之最近不覺其動耳。謂北極爲天之樞也。其義不亦深乎。況周天必以斗杓直乾亥爲正。所以亥子之月占於昏巳午之月候於旦而列座皆正矣。謂斗爲帝車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者此也。或曰三垣之中各有帝星。果有四乎。蓋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安得有四帝也。帝一也。紫微其中宮也。太微其朝
廷也。故紫宮獨稱帝者。帝朝夕在焉。太微天市則皆
曰帝座。不曰帝也。至於勾陳六星。又曰天星大帝者。
得非帝之主宰乎。夫惟帝在紫宮。故北辰居其所而
周天運轉。晝夜不息。此獨爲之樞也。若太微之在翼。
天市之在尾。提攝之在亢。其南距赤道皆近。北距天
極皆遠。不免與二十八宿共運行。而四面旋繞。獨向
紫宮。良有以也。苟非帝以宰之。則四輔三師尚書大
理女史柱史皆空名矣。非極星以樞紐之。則其宿度

井多。至三十餘度。嘴少不及一度。其何以定之哉。可
見天帝有常尊。天樞有定所。天度有定數也。又析舉
其大者言之。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
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曰皇天大帝。神曰
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皆蓋天運無窮。三光迭曜。
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第一星主月
后妃也。第二星主日太子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
五星庶子也。鈎陳后宮也。大帝之石也。北四星曰女
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

王安得有四帝也。帝一也。紫微其中宮也。太微其朝
廷也。故紫宮獨稱帝者。帝朝夕在焉。太微天市則皆
曰帝座。不曰帝也。至於勾陳六星。又曰天星大帝者。
得非帝之主宰乎。夫惟帝在紫宮。故北辰居其所而
周天運轉。晝夜不息。此獨爲之樞也。若太微之在翼。
天市之在尾。提攝之在亢。其南距赤道皆近。北距天
極皆遠。不免與二十八宿共運行。而四面旋繞。獨
紫宮良有以也。苟非帝以宰之。則四輔三師尚書大
理女史柱史皆空名矣。非極星以樞紐之。則其宿度
并多至三十餘度。嘴少不及一度。其何以定之哉。可
見天帝有常尊。天樞有定所。天度有定數也。又析舉
其大者言之。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
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曰皇天大帝。神曰
耀魄寶。王御羣靈。執萬神。蓋天運無窮。三光迭曜。
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第一星主月
后妃也。第二星主日太子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
五星。庶子也。鈎陳后宮也。大帝之座也。北四星曰女
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

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下九星曰扛蓋之柄也。又下五星曰五帝內座，扛旁六星曰六甲，所以分陰陽而配節候。故在帝旁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北一星曰女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西河中九星曰鈞星，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畷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門左。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床、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此北極紫宮之次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也。故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曰天樞，爲天二

曰璇為地、三日璣為日、四曰權為時、五日玉衡為音、
 六曰開陽為律、七日瑤光為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
 為杓、石氏曰：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三主火主梁、
 四主水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主齊、
 魁中四星為貴人之牢、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
 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
 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西漢志曰：杓
 携龍角、衡中南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
 者魁、斗運乎中央、臨制四方、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乎
 斗、此北斗之次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
 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司中、五
 曰司命、六曰司寇、北六星曰內階、相一星在北斗南、
 總領百司、以集眾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曰勢、
 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此文昌宮之次也、太微天子
 庭、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
 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又為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
 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
 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

夫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上相，二次相，三次相，四上將，西蕃四星，一上將，二次將，三次相，四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也。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此太微之次也。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五帝座。

明。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史。記。曰。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所。以。擁。蔽。帝。庭。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郎。將。在。郎。位。北。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常。陳。七。星。在。帝。座。北。天。子。

宿衛以設疆禦者也此五帝座之次也三台六星兩
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
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
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
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
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
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
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南四
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

太尊貴戚也此三台之次也其餘雜星繁附各有義
取不盡紀焉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
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䟽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
後寢鍵閉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
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於主所箕承帝
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
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
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牛
農丈人耕且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

天雞教樹蓄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坎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卯主草木。又為天厨。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之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晝夜所纏。闊狹強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度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范尉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冲漠。雖分爲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宿。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

至其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少。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合。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闕也。嘴鬼之旁。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闕狹亦以所相值者言耳。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且諸星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

而不附者。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爲一座者。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爲一座。鉞不附井耳。不附畢糠。不附箕。長沙不附軫鉤。鈴鍵閉不附房。則以屬吏自爲官。故也。矢得以附弧。日不得以附杵。以弧矢一人司之。杵曰二人司之。故也。野鷄不附軍市。鷄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爲庫樓門也。他如積水不附天船。積屍不附大陵。天譏不附卷舌。咸池天潢三淵不附五車。皆有其辨。不可臆說也。若夫稱名取類。傳記錯見。則又有不可槩舉者。北極爲北辰。而才亦爲辰。參爲大辰。而大火亦爲大辰。以至玄枵。龜媿。訾曰豕韋。鶉尾曰鳥帑。氏謂之天根。室謂之定。昴謂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味。昉於堯典。詳於爾雅。左國諸書者。是也。若夫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槩若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宋太平興國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所爭或一二度。或三五度。以管窺天。豈能無悞。於是此以爲軫。彼以爲角。甲以

爲氏乙以爲房。所差者常在禪鄰之次。舍則亦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至如南斗六星。卽斗牛之斗。而其分野反在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其分野反在南方。則其理有不可究詰者。七政日月五星是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去極遠。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

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去極遠。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

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
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
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
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於中道
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
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
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
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
二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六
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刃然也故過中則疾
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
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
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月去中
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
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
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
一曰月有風雨日爲寒暑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

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
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
至其行度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
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而相及蓋月行速而日行
遲也是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
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於元枵正月
會訾娥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
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
夫會則爲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
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於日也九十一
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
一遠二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其行上遠而與日對
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爲衡
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
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
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下弦也上弦在於
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
上弦或進則在七日下午弦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

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五星五行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而木春火夏金秋水冬土分旺四季各十八日有奇此以四時言也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土中央此以五方言也木仁火禮土信金義水智此以五德言也木青火赤土黃金白水黑此以五色言也歲星主東嶽徐青兗三州熒惑主南嶽荆揚二州鎮星主中嶽豫州太白金主西嶽雍州梁州辰星主北嶽冀州此以王言也金水一年行一周天火二年木十二年土二十八年一周天此以其行之遲疾言也歲星之精變爲攬搶熒惑變爲蚩尤旗鎮星變爲天賊太白變爲天狗辰星變爲枉矢此各以其變異言也其行或入黃道之裏從月行有陰陽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遲不東不西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五星相陵曰鬪行各宿次舍其環域曰入留其左右曰守其留行順逆掩合陵犯變色芒角越次搖動俱以時政之得失占焉順則雖災亦輕逆則災必甚也且其所經宿度各有垣廟而

皆以得位爲吉。其行度在古曆惟主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至後魏張子信避亂居海島中。專以渾儀測度天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伏見有感召向背。故曆家因之而加密焉。是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得非天地之常道哉。木土火三星經天。金水二星不經天。雖行有遲速亦三天兩地之道也。但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豈徒司國柄者謹候

之以順五行而時其調變。勤其修省已哉。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缺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

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何也天運三十歲一小
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
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
人之際續備至於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
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
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
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
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
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共西北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
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
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
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蓋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
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
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於地上
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

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
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嘴鱗參伏皆直天關表
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
故其分野自漳濱郤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
揲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
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
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
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陬訾在雲漢
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
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則帝離宮也內接成周
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
維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
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
氣究而雲漢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
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
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
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
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

阪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東海。自鶉首踰河界。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天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阪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

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大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

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是雲漢始終爲十二次。皆以精氣而不係乎方隅。以山河爲限而不係乎州國者也。乃近世儒者有謂斗牛女虛北方宿也。而屬之揚。青奎婁胃昴畢西方宿也。而屬之冀。且吳越南而星紀北。齊衛東而玄枵。姬訾北。魯東而降婁西。

周宅中土而柳乃位於南。秦在西北而井乃位於東。南遂疑分野爲不足據。不知歲在鶉火而武王克周。則鶉火爲周可知。歲在實沈而晉文得位。則實沈爲晉可知。淫於玄枵而禪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火而梓慎知宋之將災。則鶉尾爲楚大火爲宋。又可知。後世如五星聚東井而漢主入關。彗掃之而符秦滅。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聚嘴參而齊祖王魏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其尤彰著者也。安可誣哉。獨其或主以州。或主以郡。或主以國。則代降疆裂。廢置不同。因革亦異。而猶必以昔人地理志推之。是殆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者也。豈得緣而疑天象耶。且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是。又言天文者不可不詳也。善乎靈憲論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乃道之根也。道根旣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

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員，故員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湮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儻道中。其可觀者，樞星是也。謂之北辰，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陽道左廻，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廻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時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和序，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

天至厚莫如地。至多莫如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是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鍾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迥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昂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旣畜。而狼蜷魚鱉。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

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曜。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由暗視明明。則無以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由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布列。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

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擬古實司王命四布於方
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
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宮常明者百有二十四
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
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
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也神歇精教於是乎
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耀麗乎天其動
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
則遲遠天則疾行則屈屈則留留則逆逆則遲迫
於天也行遲者覲於東覲於東屬陽行速者覲於西
覲於西屬陰日與月共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
附於日也太白晨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
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依常度苟或盈縮不
逾於次然後吉凶宜周其詳可盡故邵子曰天南高
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
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
天上有地地地上有天天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

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爲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不過乎十分也。天行所以爲晝夜，日行所以爲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卯正，夏午正，秋酉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日以遲爲進，月以疾爲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爲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爲閏差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

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虧，半盈，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

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月晝可見也。故
為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為陰中之陽。天奇而地
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河而已。
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
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
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
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張子曰。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
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
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
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
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
遲則反移徙。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
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
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
動。金水附目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
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

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旣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大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

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月所

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
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
有施受徃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
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
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
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
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
理謂之何哉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
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

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耳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
於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
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聚斂而未散者
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
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
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
和而散則爲戾氣暄靈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
調寒暑正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雷霆

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耳○能窮神化所從來德
之盛者○與乃後世之言天者○吾惑焉○蓋天之說○有其
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況斷鰲
煉石○猶爲不經○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啣火○天問
之誣○揮戈棄挾○尤爲不稽○蟾蜍玉斧○未知借光地影
之理也○支石天槎○未知天演地紀之義也○草木生落
談風之謬也○石牛黑蜺論雨之誕也○仙火金門言雷
者○未確也○堯璧漢鼎言雲者○無徵也○錮馳玉馬言雪
者○非真也○以十二邦係十二次○鄭玄之分星失之○拘

受封之日○歲星屬之○賈氏之分星失之○月令作於
不韋而所舉中星異於堯典○圖籍精於馬續而所論
星數異於張衡○大角一星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
典志則屬角庫樓十星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
志則屬軫星官之書○迄無定論○此無他○泥於數而遺
其理○執其迹而弗通以心○又何足以上達天載之神
也哉○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
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
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爲璣而用

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爲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耀卽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黃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爲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前漢則

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渾天儀在吳則有玉蕃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渾天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之渾天儀唐貞觀則有李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黃道游儀而其中最精詳者則漢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爲可考也張衡之儀以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象則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黃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與夫日月五星之屬莫不咸在轉之以漏水告之於靈臺而星中出沒與天相值若合符節故崔子爲之銘曰數術窮天

地制作倅造化范曄云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陸公紀之徒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刻滿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證於事情莫密於此則張衡之渾天爲可考也。淳風之儀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遊儀皆儀之別也。天經金渾金常璿璣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二日十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爲元樞王衡遊以橫筭以觀象而察器者儀之用也。推驗之法本於黃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

定而不易者赤道也。視日所照以爲光道發歛不時者黃道也。治曆者不難於筭平朔而難於定氣差制儀者不難於規赤道而難於規黃道。是以太宗置於凝暉而用以測候。此則淳風之渾儀爲可考也。漢自張衡渾儀之外而洛下閎之儀君子亦有取焉。晉志曰漢太初洛下閎等造員儀以考曆度。揚子雲論渾天亦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景壽昌象之幾幾乎莫能違也。此豈非洛下閎之可取者乎。唐自李淳風之後梁令瓚之黃道游儀君子亦有取焉。唐志

日令瓚以木爲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
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以赤道定位○黃道游仰月環白
道○動與天合簡而易從○一行是之○乃奏令瓚所爲日
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此豈非梁令瓚之
可取者乎○其他如後漢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爲儀者
矣○後魏之鍤儀○則有以鍤而爲儀者矣○宋元嘉之小
儀○則曰小渾天○李淳風之木渾○則曰木渾圖○唐明皇
武成殿之水渾天○則運以水者也○張平子之候風地
動儀○則又用之以測地者也○若夫曰赤道曰黃道○此
其法之不同者也○曰單規曰雙規○曰雙環規○其制之
不同者也○蓋至宋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興
國之中○其制有地軸地輪地足之異○有橫輪側輪斜
輪之別○晝夜長短之刻○日月五星之度○皆具焉○而其
機轉之用○皆隱於樓中○此又踵一行令瓚之遺象者
也○韓顯符之渾儀○則成於大中祥符之間○其制則有
游規直規之別○黃道赤道之分○曰窺管曰平準○皆其
儀之號也○曰龍柱曰水臬○皆其號之殊也○此又本乎
淳風一行之遺法者也○而熙寧則沈括上渾儀浮漏

景表三儀其說曰周天之體日引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晝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轉乎器中而天不爲難知於是考正十有三事自謂默與天合元祐則蘇頌制渾儀渾象二器其說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

曰渾天儀二曰銅候儀又按王蕃云渾天儀者義和之舊器又有渾天象皆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儀銅候之外又有渾象凡三器也古人具此三器以候天乃能盡妙今惟一法誠恐未精於是更作一臺上置渾儀下置渾象旁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機脗合躔度最爲奇巧所謂前此未有至若宣和定於王黼而本於方士機衡之書紹興定於秦檜而成於內侍邵諤之手則制作槩可知也惟元郭守敬造曆一本諸測晷故創

造諸儀式最爲詳備。其說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
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
考。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
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悉古人所未爲者。故儀
表至今用之。誠拓越千古者矣。原○古○人○所○以○步○圭○影
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
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
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
則君子當缺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器以術
天體謂渾元可任效而測。天象可運筭而闕。迭爲矛
盾。誠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耶。
則北方之極漫高。此二者蓋渾蓋之家。盡智畢誠。未
有能通其說也。則王仲玉葛穉川區區於異同之辨。
何益人倫之化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四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地理篇

歷代疆域

凡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

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荆阮方城殺坂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餘祈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

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颺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內四方各二萬八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西至于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九州之外乃有八殞八殞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

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
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
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
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
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
地○固○矣○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
者○求○之○氣○交○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
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
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

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
相○因○而○變○作○矣○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
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
下○之○理○大○小○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
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
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而○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
者○氣○熱○其○于○壽○夭○則○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
人○夭○帝○曰○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何○也○曰○高○下○之○
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

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是故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竅通于目
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多麥南
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竅通于耳血脉屬焉
赤色主心早壯主天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
日月入焉其人竅通于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
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閉也寒水
之所積也蟄虫之所伏也其人竅通于陰骨幹屬焉
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中央四達

風氣之所通也雨露之所會也其人竅通于口膚肉
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其于產也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
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
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
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
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
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
焉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

之○毛○土○為○之○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
 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
 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
 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癘○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
 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癯○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
 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
 美○耗○土○人○醜○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

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
 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是○故○東○方○為○
 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于○東○方○也○南○方○為○霍○山○者○霍○
 之○為○言○護○也○大○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
 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獲○也○北○方○為○恒○山○
 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者○
 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
 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為恩甚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合而論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脉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未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鎮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為北界而濟會于河。江為南界而漢則會于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若以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于西也。雖因江河以分于南北。不其會歸于東海已乎。即水之兩戒以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而來。為華岳為析城。王屋為雷首為太行為恒岳。而東為岱岳。江南諸山皆來自岷峨。繇滇貴至廣右。經武岡寶慶至衡陽。為南岳。散為廬阜為會稽。鴈蕩為金陵。又別為閩粵。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繇辨也。然則論天下之大

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畫野分畿不又有可得
 而言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于崑峯振
 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
 贊順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踰蟠水西濟
 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唐堯
 遭洪水天下分絕乃命禹平水土分爲九州悉如舊
 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
 壺口碣石衛絳在其地焉自是以及濟河惟兗州海
 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惟

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
 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于古歟所載惟土田
 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兗土黑墳田中下青
 土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徐土赤埴墳田上中楊土
 塗泥田下下荆土塗泥田下中豫土惟壤下土墳墟
 田中上梁土青黎田下上雍土黃壤田上上以今考
 之各州之土田果異于古歟所載惟物產也自冀之
 厥賦上上所賦總銓秭粟米以至兗則草繇木條厥
 貢漆絲青貢鹽絺海物絲泉鉛松怪石徐草木斬包

貢土五色及孤桐浮磬楊草天木喬貢惟金三品璫混篠竹齒革荊州羽毛齒角惟金三品柎幹枯桐礪砥磬丹豫貢漆泉絲紵織纊錫磬梁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狐狸織皮雍貢球琳琅玕以今考之各州之物產果異于古歟蓋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如故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如故也豈非以山川定其疆界斯固萬世而可徵者乎至于九州之內分爲五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禹之明德洵可謂弘且遠矣虞舜登庸厥功彌邵表題類而分區宇經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典見于王制其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各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

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大抵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十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

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萬億畝此商制也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營職方掌天下之士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

楊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
 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川曰江
 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
 同楊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
 川曰滎維浸曰波澆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
 宜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
 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沐其利蒲魚民二男二
 女畜宜鷄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藪曰壑川曰河涉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
 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
 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
 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
 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豸養其川河涉其浸菑時其
 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
 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
 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

夷其澤漆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
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蠻夷鎮藩皆曰畿皆方五百
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蓋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
一面而數之也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
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卽禹之
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

周之鎮夷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第周人
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則何也求之禹貢亦莫
不然禹貢旣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
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
乎至若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統言萬里者亦大
畧計九州之輪廣焉耳卽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亦
大畧計王畿之輪廣焉耳後人遂謂古人尺步長短

異制古今里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鳥道徑通紛紛
沓起皆執一之論也且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
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
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謂四隅相距
遂皆整齊無差錯耶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
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耳究其實周都豐鎬
西去犬戎不過千里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
里耶然則五服九服之制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如
犬戎去周約有千里自爲荒服蓋先王不過因諸侯

之情分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
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方截然如
此方正說者又何必拘于一說而勉強附會以求解
哉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
年周後自分爲東西比其亡也七城而已秦始皇初
并天下懲艾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于
是興師踰江平取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
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索西
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

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壤
 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
 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二改雍
 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
 朔方凡為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雕耗之辰郡國
 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
 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
 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
 有八焉桓靈頗增于前復置六郡嗚呼傳稱黃帝北

邑涿鹿虞世南陟蒼梧夏禹東巡會稽然則後世近
 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邈焉可知以至
 高陽之際海裔來同萬里廣輸一同文軌疆理所屆
 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糜耗
 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
 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
 目相君長八紘之中綦布星分畫為萬國其矣邦所
 履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
 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

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
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拏兵不
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
勞于服遠哉抑亦爲斯民愛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
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薦興轉相侵侮
小國日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
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
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半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
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

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
時遞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
陲則獫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
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
國土宇滋蹙而夷狄寢強江浙之間已爲文身斷髮
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于上國于會稽蒼梧何有哉
故堯舜之教遠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
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
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

民之道豈相反戾抑亦時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爲郡縣而猶以爲未也嗟乎黃帝登空峒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漢武帝登單于臺隋陽帝幸鴈門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于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辭後王之所勤于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勞民蠹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可與言化矣

論曰嘗觀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帝王之作皆起于幽冀雍岐迨至戰國七雄並起日事干戈于是西有秦東有齊南有楚北有燕趙而一時合從連橫之士所爭分重輕者莫如三晉蓋秦南不得越韓魏以攻齊楚北亦不得越

之以攻趙燕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于周室甚
惟寐忘之此昔人所謂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
而秦強者也然則三晉者天下之腸胃也故宋
衛中山處于七強國之間自立則輕附于人則
重而六國知兵合于三晉以瀆秦則雖自帝不
足于以禁人之爲帝有餘卒之從敗橫成韓南
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
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以秦之強有韓爲
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

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三晉旣舉南顧齊楚無藩
籬之限北指燕雲無尾後之虞三國雖欲不相
繼覆并豈可得哉故當時爲秦謀者莫利于遠
交而近攻其說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
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
齊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其後秦用
之以餌齊當齊君王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齊
人不悟反德其意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

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繇此言之。關隴居高。建甌處天下之脊。而齊負海以爲雄。楚憑江以設險。南北交爭。三晉其四戰之國。必爭之地也。關是漢高以漢中還定三秦。與項羽角鬪轉戰于滎陽。成臯京索之間。當時謀臣有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今戍卒分守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厥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

卒之高帝。因以之擾樊楚。力而韓信得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高帝會于滎陽。成垓下之功。則滎陽成臯實爲之地矣。酈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畱爲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圍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釣臺之享。今陽翟縣有釣臺。陂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卽今之封丘縣也。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卽今之

滎縣也。晉敗楚師于鄢陵，卽今之鄢陵縣也。楚敗晉師于邲，卽今之管城縣也。袁曹相持于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劉項畫界于鴻溝，在今之滎陽縣西。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爲漢有。卽今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每爲重鎮。卽今之白馬縣也。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酈之言爲不誣矣。光武中興起于南頓，振于昆陽，及其歸洛陽，更始復命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致輒除莽苛政，復漢官

名，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屬。故耿弇輩得以北收上谷，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政，以平齊地，聿成帝業。則河北固其取勝之根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爲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豈非形勢之強弱剛脆固不等哉。

南北疆域

三國鼎建土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版
圖歸一凡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
盡有殷周之士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
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逖死北境漸蹙于是
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
陰壽陽四口角城爲重鎮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
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關至灊上
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

符堅東平慕容暉西南陷蜀漢西北尅姑臧則漢水
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又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豫司
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
爲北境藩扞後益梁陷于譙縱每因劉石符姚衰亂
之際則進兵屯戍在于漢中襄陽彭城然大陵上明
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義熙
以後又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宋矣宋武
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尅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
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
入河尅魏碭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又分
軍北伐西尅洪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尅而平
碭礪守之尋皆敗退于是後魏王大武總師經彭城
臨江屯于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時後魏又
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
淮爲北境僑徐兗于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其
後十年餘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垂瓠彭城
東陽皆爲宋藩扞嗚呼晉自元帝植國于江右終晉
之世雖未嘗忽然于中原而終不能踰淮而北祖逖

之干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酬其擊揖之素志
庾翼之志在滅胡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堅敵
褚裒大舉而終以自阻商浩北伐而終以不遂桓溫
雖成關洛之功而枋頭頓挫之後大節遽變亦安望
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
奮然以興復爲己任東滅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
以與魏分爭河洛之地前日諸人所以悉力經畫而
不可得者往往次第以平志氣亦雄健矣獨惜其入
關之後不能事形勢以長國威英雄豪傑之士于是

有得其用心者矣故東還之師未及脫旆而秦隴之
變已竊發而不可禦此夏連勃勃所以逆知其不能
守也裕之規模蓋可知矣是以魏太武一振兵威而
青兗司豫之地拱手以歸魏豈非規恢之畧無以開
其後歟更宋五十餘年雖文帝一再出師以開拓境
土隨得隨失終不得而有之嘗觀到彥之統帥舟師
徑趣河洛魏人歛席而退司兗之地常一平矣未幾
而復失柳玄景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
在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蓋文帝

雖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長策且魏歛戍之初豈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耳王仲德曰胡虜歛戍北歸必併兵全聚若河水旣合將復南來是固足以知敵人之心而帝莫之聽此彥之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玄景始進之初亦事幾之會也固宜精擇主帥號召英傑以共成響應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玄謨虛誕之徒不閑將畧竟以退怯失利而玄景亦不得以獨進命將出師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後遲速之機諸將往往不得以自便關防纖

悉一至于此安得度外之士以成非常之功乎至如檀道濟蓋世威名正敵人所深畏反加猜忌使其進退無以自免及事變不支始深悔之見何晚也况當時大武之在魏內則有崔浩高允之徒以爲之謀外則有奚行長孫翰之徒以爲之將乘其剪滅蹂躪之餘威震兵南向聲勢所接已足以讐服人心于未戰之初矣夫敵人之勢方張而宋之所自爲國者乃復若是無惟乎青徐交豫之地相繼復歿而不自固也吾嘗觀何承天備邊策曰今日非大田淮泗內實青

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承天之言最切于用而一不暇講徒欲憾其欲速之心而不爲長久之計。志于苟得而卒不可得也。然觀晉宋以來凡植國于北方亦未有能久者。劉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稱漢雖賴石勒之力未幾而反爲石勒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而稱趙雖出于張賓之謀未幾而竟爲冉閔所取。

歷三十有一年而亡。慕容儁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中山破青齊畧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秦符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取洛陽平關東以據中原之地然肥水旣敗之後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萇之徒而不可禁其餘。後涼之呂光北燕之馮跋赫連勃勃之于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隨起隨滅而不自知也。語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孝明六鎮之變纒起而東西方裂之禍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矣。然則

有志于恢復者豈宜自沮哉齊氏淮北之地全少州郡悉因宋代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州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退屯盆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樊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城漣口朐山爲重鎮梁氏州郡多法舊制受禪數年卽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北互有勝負雖得垂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尅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城鎮相次剋平直至洛陽蹙爲梁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

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大抵雍州下澆戍白苟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鎮陳氏比于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于石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總軍北伐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

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
下山東攻援慕容寶山中遂有河北之地于是遷都
平城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畧地至滑臺許昌彭城明
元帝太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
得蒲坂長安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城于是西
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
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
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
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武

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劍閣兼得淮西之地蓋
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自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畧
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然、是、時、南、方、屬、宋、明、以、後、
及、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
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
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
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師又乘勝襲陷洛陽其
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剋西師來伐至于却山後
神武又圍玉壁不剋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于是河

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
世命將畧地際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
因之國滅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
有關西高氏據河北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
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屢師東討者三焉
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太抵西賊雖棄城洪洞晉
州武平關栢崖軹關河陽南則武牢洛陽北荆門孔
城坊汝南郡魯城置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軼數歲
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既平江陵自是

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其河南自
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
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乘勝平齊後遣軍破
陳軍于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隋高祖受終維
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泊于九載廓定江表尋
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
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卽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
部巡守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東西九千三百
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

且未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此也總而論之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矣或卷甲而趨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或築行宮于新野或駐大軍于秣陵或涉沅湘而阻于長沙或渡淮而守于石頭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于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或薄海而克廣固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其深入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割裂分爭有南朝者五代亂亡踵跡劉

氏暴骨于闕河符姚染血于淮涓慕容拓拔闔闔軒
騫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釁可乘也王敦
蘇峻踵逆上遊孫恩盧循訶亂海嶺桓玄侯景荼毒
江湖李特譙縱崛強巴蜀是南國非無衅可乘也然
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蓋其
不能圖萬全之舉好典常試之師方敵未有衅則速
徼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宿齊民遠輸廟謨重滂帑
藏益屈敵未告憊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會鄰壤
繹搔羸秦之鹿已奔下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具無

以應卒坐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
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兵潰于洛口元英掃北
方之衆没于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跳呂梁之役匹
馬無反彥之退舍資實蕩然魏武言還僵屍闕積齊
人如涓皆如江浙之魚堅卒若林盡作淮淝之鬼其
餘或焚舟而遁或棄輜重而奔或大敗而還者不可
殫紀旣軍敗于外國疲于內民愁盜起群雄乘之而
社稷危矣是其急于成功乃所以底敗亡也向使南
北之君能于服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宰優游將

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銳以待發銜恩
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靜觀遠照探敵人之情僞而慣
識之必俟一旦釁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銳
之氣啓臣民樂用之心典湯后之雲霓仗武王之旄
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
敵不摧以此弔民何民不服顧海宇之功豈難濟哉
是其緩于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
取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帝王之道出于萬全可
不戒哉

唐宋疆域

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山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

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

西過之是以考其地理之廣狹戶口之盈耗與其州縣之廢置而當日之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治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日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至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

進獻地錢俶入朝十四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繼捧來朝至是天下旣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日京東西日京西南北日河北東西日永興秦鳳日河東日淮南東西日兩浙江南東西日荆湖南北日城都梓利夔日福建日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三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

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繇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緩州韓絳繼取銀州王

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
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淳
圖安疆等砦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
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始與之也迨元祐更
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
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
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置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
二十八堡十又取青石邈州寧塞龍支等建中靖國
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

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郭三州二十餘
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
空駕虛馳騫于元符封域之表訖于重和旣立靖夏
制羗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釁
旋起蓋自崇寧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
効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然
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
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倉
皇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畫長淮西

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東西
湖南北屬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
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傳
目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
于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
登湘山夏禹東巡而登會稽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
趾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缺舌去
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
爲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

原視爲遐陬不之齒也逮夫秦伯奔荆蠻而吳人化
其德文王之興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東東
南之民浸沐休風聲教旣被君子出焉繇是季札歷
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
孔之道遍于南國若放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而
荆楚以闢勾踐種蠶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楊越以
庶子胥之治吳楚厚倉廩峙兵庫劓城郭設守備而
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薦敷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肄
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

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修駱越之律張霸與
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
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廷錫光以諸華之
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爲禮義矣而又漢魏
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于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
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朝風教滋美端與
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
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
于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

在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下十之一後一百三十有
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
下之十一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
在庚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又後四百有六
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戶乃
當天十之四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
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旣
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
殊絕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

盛于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歲銅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

萬餘緡而皆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亦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爲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藹興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斬焉不侔然自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于羗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徃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

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雲河湟爲重。指江湖川廣爲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苟天之所棄。何有于華夏天之所祐。何有于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爲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爲開皇正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爲聖聖承承百七十年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要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

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闢之資以富疆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要輕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于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微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高陽疆蟠木而宅龍城。黃帝逐獯虜而邑涿鹿。高宗覃伐于鬼方。文王遠城于朔野。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于蒼梧。夏禹東巡。則歿

于會稽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反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眷佑于東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微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于西北而利于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縣隋唐闡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蠢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至于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于葱嶺重困華

人唐宗列郡于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羗狄為郡縣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故至此耶雖然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濟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皆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崛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

也。項王殘忍，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才。一則強霸于南夏，一則制勝于北朝，其敗一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之數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南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士，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躡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繇古以來，南北分爭，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後雜以羞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僚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夸。和易之人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繇古以來

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繇古以來南北分爭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後雜以羞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僚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夸和易之人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繇古以來

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
 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
 東南之地磽瘠多田疇而利耕布故繇古以來西北
 之人裕于賄而患于飢東南之人苦于貧而足于食
 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九
 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于東南貨賄常資于
 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
 抵肆東南之兵躑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于
 持久東南之兵利于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

在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
 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
 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下此則東南
 之兵利于亟戰而不便于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
 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
 之衆墮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
 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張良賈充鄭柔
 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
 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繇是以論則天運

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爲帝王之居仰觀俯察
則西北不得不重于古東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
天人否泰之理則天下大勢默可知矣

論曰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
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于南則守江
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
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
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峽則襄
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

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爲
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
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
以南一彼一此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
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
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
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
失繫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
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

廬曆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
鎮莫重于潯陽而舒斬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
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
三國六朝之間爭戡攻守嘗從事于此矣恨其
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于
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
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
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進取此吳氏之失
也劉宋自劉裕立國于建鄴而于淮之地則有

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
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
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
武帝立國于江左雖與元魏交爭于兩淮之間
互有勝負而鐘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
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
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所失
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
緒而無爭衝攻取之才觀孫策晚歲附囑之語

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于
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
淝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
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
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
玄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
洛之地。劉典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
臧質盱眙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
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

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
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
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
離天際之勢。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北虜之鋒。元
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
雖以韋叡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
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抵
樊城。自舟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
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

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蕪○春○此○全○淮○
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
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之○城○固○則○
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
可○以○獲○全○至○于○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
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義○之○與○商○
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義○
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拾○淮○
而○守○江○豈○不○繆○哉○且○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

陽○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
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
運○巴○屬○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
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
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
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
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
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
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

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北，而朱序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

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

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彥之自
淮入泗以平司兗。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
溫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
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
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
形勢爲可用也。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
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
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
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爲

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
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
其鎮則九江是也。凡晝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
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
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
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
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
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
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

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
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
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湖衆水合洞庭之
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常都于
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
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湓口則
九江爲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運
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
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

以蔽全吳夫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
固矣若乃自蜀江東下黃河注而天下之大勢
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
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
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遊而下臨
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
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遊而下臨趙
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州常制南
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

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
再舍不接豈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
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江浙之
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于
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襟以并汾
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交接百城逶迤
鋒相望也假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
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河漳之間萬有
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戡吳兵騁于趙代之

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也蓋自
春秋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
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
大率皆先得四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滅
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
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併蜀而
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
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于中
原矣然而終不能加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

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徒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戡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假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

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碁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迨，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戡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戡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雖然，春秋

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爲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舉在于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于人而不在于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爲要害之地及安祿山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于一埤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于睢陽乎抑亦有賴于巡遠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大半

得人則重失人則輕曩爾危城屹爲重鎮者無世無之如盱眙玉璧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玉璧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李唐之季黃巢訐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犍乃固守宛丘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

四城之要害爲如何以至隗囂保冀李憲阻舒
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
德僭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不賓
或環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
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真所謂
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
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
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
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

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

